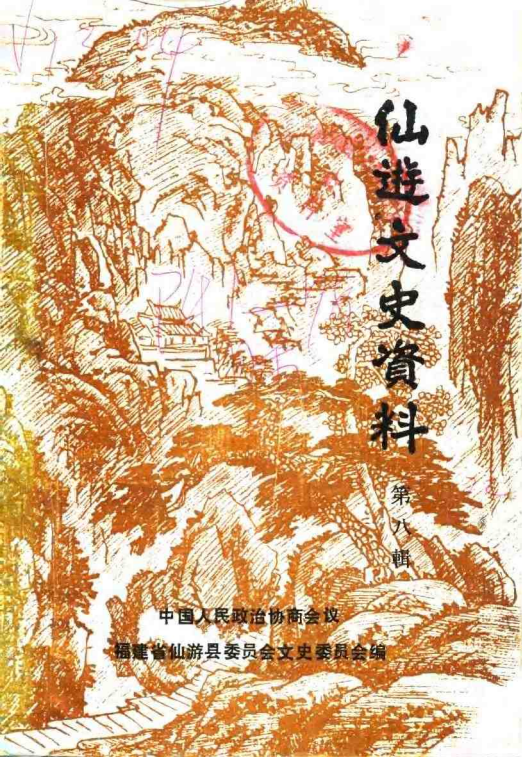




仙遊文史資料

第八輯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
福建省仙游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

9148/37

仙游文史资料

第八輯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
福建省仙游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編

一九九〇年十月

目 录

新四军军部特务团一营二连突围记·····	蔡 园 (1)
纪念工农红军第一〇八团六十周年诗二首·····	蔡 园 (13)
日照青山战旗红·····	温学通 (14)
一生追求民主的刚直人——陈 侃·····	陈骏驹 (19)
陈啸高和戏曲改革·····	郭 骥 (36)
台湾师院学生运动片段·····	陈玉成 (51)
回忆南下话当时·····	夏 风 (58)
记已故乡贤傅伟如先生·····	夏 菁 (65)
拿督黄国泰先生传略·····	徐剑青 (69)
世界景泰蓝大王陈玉书先生发迹史·····	林明德 (72)
《商旅生涯不是梦》(选载)·····	陈玉书 (78)
热爱家乡的台胞张承璜先生·····	张 承 璜 供 稿 卢玉凤、伊栋梁整理 (86)
热心中华文化的海外赤子——周颖南·····	朱开源 (92)
中国饮食文化的回顾与前瞻·····	周颖南 (102)
仙游侨联春秋·····	郑万水 (108)
枫亭商业发展的回顾和展望·····	蔡来盛 (116)
天马山胜境·····	林天宾 (129)
古道何岭·····	张金达 (133)
民国时期仙游县的行政区域·····	何文光 (138)
仙游文史资料 1 —— 7 辑目录索引·····	张金达 (145)

新四军军部特务团一营

二连突围记

蔡 园

皖南事变发生时，我在新四军军部特务团一营担任军事主任教员，分工负责全营的军事训练工作。特务营营部驻在董家祠堂，部队任务是保卫军部机关的安全。

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下午，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同志打电话将我叫到云岭罗里村军部，命令我率领特务营二连为东进敌后右纵队前卫营尖兵连，于一月六日拂晓前进抵铜山以南的麻岭高地一线，占领有利阵地，向太平县方向警戒，以保障全军右翼在转移过程中的安全。

接受任务后，我趁着黄昏的余晖，立即赶回营部，向营长徐绍荣、教导员程业棠道别后，就带着两名通讯员，连夜向二连驻地——马岭坑走去。

走到章家渡，军部工兵连刚刚在渡口架设好用煤油筒搭成的轻便浮桥。我同工兵连连长王自忠互道珍重，匆匆握别。

过章家渡，来到茂井镇上已是三更时分。雪后的深夜，异常寒冷。当我们翻上马岭坑顶时，晨鸡已在喔喔报晓。我们一行三人，拖着疲惫的步伐，缓慢地下山，进入马岭坑小村子，到达二连连部。这时李连长和黄指导员已经率领连队的战士们在操场上出操了。我顾不得浑身的疲劳，一头扎在连队部的小方桌上，展开地图，向二连干部传达了上级的命令。最后决定，今天傍晚，全连经铜山镇向麻岭进发。

铜山是泾县南面的一个山区集镇。麻岭就在铜山镇的南面，高出地平线约几百米，它南窥太平，北扼泾县，是一道天然屏障，这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，进可控制太平县，退可扼守泾县。是兵家必争之地。

全连开到铜山镇时，已是六日凌晨。部队在铜山停留了片刻，在东方破晓之前，全部进抵麻岭，并立即派出分队向主峰担任警戒。

战士们都很疲劳，即以班为单位分别安置在村落四周的竹林里和农抱枪打盹。

黎明时，在往麻岭山脊上捉到形迹可疑的便衣人员一名。经审问，他供认是国民党四十师师部搜索连的便衣侦察，是奉命来麻岭侦察我军动向的，并供出了国民党四十师一一九团将于今日进占麻岭、铜山，尔后配合其他国民党部队在茂林一线，阴谋围歼我新四军军部等的重要情报。我一面下令将俘虏立即押送团部，一面命令司号员吹号速调二连跑步上山，占领麻岭主峰阵地。

二连刚占领麻岭主阵地不久，国民党一一九团一个加强连先头排已展开战斗队形向我扑来，我军被迫进行自卫反击。我们以

三挺轻机枪集中封锁山口要道，另以一个排的兵力转移至国民党军队侧翼出击，打退了他们的第一次进攻。

我利用战斗空隙，从挎包里取出日记本写道：“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上午，国民党反共军第四十师一一九团一个加强连，向麻岭我方警戒阵地发起猛攻，我连指战员有力反击，阻敌前进，俘敌七人，缴枪六支，战斗尚在进行中，……”

“轰！轰！”国民党军队的炮弹象冰雹似地倾泻过来。他们一个连的兵力在炮火支援下，又一次向我麻岭主峰阵地发起攻击。二连的战士们以短促的反冲锋，把国民党军队压下去。

晌午，我乘着战斗间隙，到设在麻岭北麓的营部汇报战况。在营部接到团部电话指示，命令一营于明天拂晓前撤出麻岭，进行转移集结待命。

半夜里，我率领二连按计划迅速撤离麻岭，于次日午后四时左右，同徐绍荣营长、程业棠教导员率领的一、三连会合。

在这里，团部作战参谋根据右纵队张正坤司令员和团部的具体部署，向我营口述了新的战斗任务。他说：“目前形势是，我右纵队与国民党四十师在麻岭一带仍在激战中。军部率中央纵队在星潭方向前进受阻。左纵队在石井坑以南一线与川军一四四师等部遭遇，战况至为激烈……。”“军部命令我团务必于今日黄昏前攻克这一线无名高地。为此团首长命令你营：从二、三营战斗分界线空隙地带出击，不顾一切牺牲，务必于黄昏前夺取无名高地，构筑防御工事扼守之，为尔后我军行动创造有利条件。”

这时刘别生团长，由团指挥所来到我营，同我们共同研究了作战方案。按照计划，当天晚上，我营以二连为主攻连，先行展开，从二、三营战斗分界线空隙中，避开国民党军队阵地前的开

高地，沿着右侧河床，利用他们火力联系的死角，直插无名高地主峰。在团部配属的重机枪连的火力支援下，我们乘着团一团浓烟，向国民党军队占领的主峰阵地猛扑过去。但国民党军队机枪却从侧翼隐蔽处连续向我射击，许多战士相继中弹倒地，无法前进。在这紧要关头，只见二连一排长手持一束已揭开盖子的手榴弹，纵身跃出阵地，高呼：“共产党员跟我来！”他为了扫清冲锋道路，以自己的身躯扑向国民党军队机枪火力点，光荣地献出生命。营长果高地命令司号员发出全营冲锋的命令。特务营的英雄们，用自己的鲜血，染红了胜利的旗帜。无名高地终于被我们完全占领。

夜色深沉，天下着细雨。全营指战员正在无名高地阵地上加固工事，准备明天的激战。团部作战参谋又来传达了新的战斗任务，命令我营于本日中午，转移至丕岭主峰一线，构筑野战工事，固守阵地，以阻国民党军队前进。

时间就是胜利。我们立即集合全营直插丕岭，终于先国民党军队一步占领了丕岭阵地。

“啪！啪！啪！”三发兰色信号弹划破夜空，国民党军队企图利用黑夜夺取丕岭战略要地。丕岭争夺战斗开始了。

仗打得非常激烈，战斗也非常艰苦。部队不断减员，弹药补充不上。战斗员又饥又渴，体力消耗殆尽。战斗在拉锯式拼搏进行。

在一阵激烈战斗中，三连阵地侧翼的小高地突然被小股国民党军队偷袭。国民党军队涌进了突破口向我纵深的高地展开。营长见形势危急，亲自率一连一个机动排的兵力投入战斗，终于打退了国民党军队，收复了阵地。但是国民党军队向我正面进攻的

火力密度却越来越大，攻击的兵力越来越多，双方拉锯的局面不断出现。丕岭山头上除了主阵地和几个制高点仍控制在我军手中外，其余都被国民党军队占领。

战斗正在打得难分难解之际，突然丕岭阵地两翼枪声大作。原来是兄弟部队从斜刺里进行迂回侧击，前来支援我们。占领丕岭部分阵地的国民党军队，火力逐渐减弱，攻势也逐渐停止了。我军乘势组织反冲锋，在我火力夹打下，国民党军队支持不住，狼狈溃逃，我军收复了所有失去的阵地。

在东方将要发白的时候，刚刚取得丕岭保卫战胜利的 特 务营，又奉命撤出丕岭阵地，由南向北，经里潭仑、外潭仑向高坦转移。我率二连作殿后进行掩护。

当我们率领所部进入高坦时，只见道路两旁丢弃了不少木头箱和铁制成的公文箱，村子里挤满了我军机关人员和战斗部队。高坦河两岸，更是人群川流不息，人们在焚烧文件。看着这一切，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沉重心情——我们不是打了胜仗了吗？！

我离开二连到营部去探个究竟，恰好遇见营长，教导员从团部回来传达叶挺军长的指示，由于我军弹药消耗殆尽，粮食已告断绝，国民党军队已构成向我合围的态势，战局十分危急。各部队可自行选择有利的方向分散突围。

一月十三日深夜，东麓山、高坦村周围的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，我们一营乘着夜色掩护，连夜向大康王方向突围。

我仍然率领二连在前面开路，开始突围。

当这支连队到达大康王时，全村空空荡荡，一片凄凉景象，看样子这里已遭到国民党军队洗劫过。我向村东头一座断桥的石

桥仔走去，细心观察村里的动静。忽然感到右腿有点疼痛，用手一摸，觉得粘糊糊的，原来腿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负伤了，但伤势不重，我没有去管它，继续向前走去。村西头有微弱的灯光，我慢慢走过去，从窗缝朝里看去。“噢呀！是刘别生团长。”我不由惊着叫唤起来，跌跌撞撞地闯进屋去。

在这里，我还见到了团政委张闳初等同志。我随即把二连在高坦突围的经过向团首长作了汇报，接着，又兴冲冲地跑出村外，准备把部队带进大康王。

我刚刚找到二连，突然发现一股国民党军队要进村。二连立即与国民党军队接上火，双方激烈地对射起来。

天还未大亮，国民党军队不知道我们是什么部队，便吹军号询问我们。我方司号员机警地冒充国民党五十二师（蒋军王牌师）的。这一下，果然有效，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。我乘机派人同营部联系，但未联系上。而团长、政委在发生情况时，又转移了。为了迅速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，我即率领部队向北面的高山上转移，从此失去了与团部的联系，营长、教导员又不知去向。

天色渐明，部队隐蔽在一个山头上。战士们经过连续几昼夜的行军、作战，个个疲惫不堪，三三两两地坐在坎凹里休息，饿了，就挖野菜、草根充饥。面对如此艰苦的战斗生活，大家没有任何怨言，唯一的愿望是尽快突出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，待机向国民党讨还这笔血债。

夜深了，意外地又与营部几个同志联系上，在悲喜交集的心情下，我们都感到自己肩上担子很重，一定要把同志们带出去，胜利突围。最后，经简略讨论，决定四条：

一、将所有的人员进行战斗编组，人手一枪，多余的枪支埋起来；

二、组成三个战斗分队，分别由营长、教导员和我率领，于今天半夜分头见机穿插敌后，分散游击，尽可能随时取得联系；

三、做群众工作，取得群众支持，掩护好伤病员；

四、想办法与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。

我们简单碰头后，我与徐营长、程教导员分手，仍率领二连活动。我们冒着纷飞的大雪和刺骨的寒风，向另一个高山要隘方向突围，冲出国民党军队重重封锁线，在国民党军队的交叉火网下，爬山涉水，昼伏夜行，又整整经历了三昼夜。

突围的第四天早上，部队实在走不动了，在荒山野林里隐蔽休息。连部派出两名战士，沿着山沟去寻找老乡了解国民党军队情况，同时也搞点粮食。

中午，两个战士欢欢喜喜地背着一袋生黄豆回来了。

“黄豆！”我兴奋地喊叫起来。“是怎么弄来的？”

“是在一个制造粗纸的竹棚里找到的，它上面盖着新土和石头，扒开一看，原来是一袋黄豆。当时找不到老百姓，想到同志们饿得厉害，就把它拿回来了。”

我决定把黄豆留下给同志们充饥，同时取出两块银元，叫他们回去放在埋黄豆的地方。越是在困难的时候，越不能侵犯群众的利益；越是在困难的时候，越要执行三大纪律、八项注意，这是人民军队的宗旨。

同志们虽然每个人仅仅分到一把生黄豆，但个个欢欣雀跃。尽管吃起来有点涩嘴，但大家还是津津有味地细嚼着。

“若能用火炒一下，那该有多香啊！”有人说了这一句话。但在当时的环境下，若一生火冒烟，必定要招来国民党军队的搜

山“围剿”。

形势非常险恶。如何巩固这残缺的部队，又要树立必胜的信心？为了便于指挥，将部队进行组织整顿。我决定成立临时支部，并宣布这支部队为“新四军东进独立大队”，由我和李连长分别任正、副大队长。黄指导员为大队教导员。任务是：冲出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，打到敌后去！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，驱逐日本帝国主义！收复失地。

队伍在随后的战斗转移过程中，又收容许多战斗中失散的人员。其中一个是指导总队的陈云飞同志。陈云飞和我原来就熟悉的，从他那里，我知道了教导总队在石井坑突围时的悲壮情节。

一天晚上，部队正在整装待发，忽见有十来个人，打着一盏小灯笼，肩挑手提，向山凹走来。我们仔细一看，是老百姓，忙把他们引到部队隐蔽的地方。

乡亲们拿出饭菜，要我们趁热吃掉。

战士们都站着不动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“新四军的同志们，我们早就知道你们在这一带山沟里转来转去，忍饥挨饿。可是国民党军队驻在村里，我们无法出来。今天是大年三十，他们都到镇上过年去了。我们趁这个机会，送点吃的给自己的子弟兵充饥，表示了心意。都是自家人，快快吃吧！还客气什么呢？”

这番感人肺腑的话，使每个战士都感动得热泪盈眶。我了解战士们的心情，就说：“同志们，既然乡亲们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送来饭菜，大家趁热吃吧！没有碗筷，着用手抓吧。”

我这一说，同志们才纷纷动手，大口大口地吃起来。

吃完之后，我们派人送走了乡亲，又重新集合队伍，开始新

的转移。

天亮了，部队转到一座山头，发现山冲口有一小村落。我和大队部新设的民运干事林康一前一后，顺着羊肠小径，静悄悄地来到这约有十户人家的小山村。

“老乡！开开门！”我们轻轻地叩着门窗。但里面久久没有动静。

“老乡！我们是新四军！”我不死心，再次轻叩门窗。这一次，一个老乡开门了。当他确认我们果真是新四军时，立即热情接待我们进屋，还挨门串户找来许多乡亲，大家聚在一间茅草屋里，为我们突围出主意。

一位老人说：“听说许家在大年夜来了一亲戚，是黄济人，那里是日本人占领的地方。他一两天内就要回去了，要是能请他给你们带带路就好了。”说完，老人起身去找来许家的那位亲戚。

他是一个诚实的中年农民。当我们请他带路时，他一口答应了。我们同他商定联络信号：他在前面用一只灯笼引路，如果遇到敌人，就把灯笼举起来。

当我们集合部队准备开拔时，却见几位乡亲匆匆赶来，递给我个红纸包。我打开看一看，原来是五块明亮亮的银圆。

“这是我们老百姓的一点心意，是大家凑起来的。给你们路上买些吃的充饥，好打鬼子……。”

“你们也很回难啊！”我推辞不收。

“你说的是哪里话！眼下你们比我们更困难。我们是一家人啊！我们盼望你们早点打回来。”

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。连忙从口袋里摸出一小段秃头的铅

笔，写下署名为“新四军东进独立大队”的借条给乡亲们。然后，在那位乡亲带领下，顺利地穿过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，奔向日寇占领的铜（陵）繁（昌）敌后地区。

我们一夜奔波，走了一百多华里，登上了戴家汇附近的一座大山。

这里虽算是个“三不管”的地区，但日军、伪地方军和国民党军经常来这一带骚扰。我和林康走在部队前头，深深地意识到不迅速脱离这一危险地带，后果是十分严重的。于是立即命令战士们迅速登上山头，占领阵地。

近二十天来，饥寒交加，翻山越岭，同志们的体力消耗极大，部队实在走不动了。大队干部商量了一下，决定在山里小村子休息一会再走。虽然，天已经明亮了，对部队行动是不利的，但是，只好如此。我们一进村，大家席地而坐，一会儿都睡着了。谁知道这一时大意，就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袭击。

同志们被突如其来的剧烈枪声震醒，本能地抓起手榴弹向外扔去，趁手榴弹爆炸的瞬时，一跃而起，冲出村子，纷纷登上后山，各自占领阵地，进行拼死抵抗。枪声、杀声，回荡在山谷丛林之中……。

听冲杀喊叫声，判明是国民党川军。他们见我们上山，就一面用轻重机枪猛烈追击扫射，一面放火烧山。隆冬季节，树枯草干，一点火就烧了起来。只见火势熊熊，浓烟滚滚，火势蔓延到哪里，国民党军队就跟着搜到哪里。我和林康被火逼得钻进了一个黑呼呼的石洞，准备与国民党军队决斗。忽然，从黄浒、赤滩、顺安（地名可能不大准确）敌占领区方向传来了阵阵密集的枪炮声，配合国民党军队夹击我们的。但国民党军队勇于内战，

怯于外战，一见日、伪军出动，就连忙撤退收兵，夹着尾巴走了。

夕阳西下，大家从各自隐蔽的地方出来。一清点，我们牺牲了李副大队长和冀教导员等二十多位患难与共的战友。现在只剩下我们十几个幸存者，怀着悲愤的心情，掩埋好烈士们的遗体。旧仇未报，又添新恨，大家的心头都燃烧着复仇的火焰，又踏上艰苦的征途……

在群众的帮助下，我们终于来到长江南岸的繁昌、南陵乡下。这里是沦陷区。虽然刚过春节不久，但沦陷区的人民并没有欢乐。一天，我们隐蔽在一个小村里，正在研究如何与地方党取得联系时，恰好有一位身着长衫、彬彬有礼的年青人，主动地来到了我们的住处。“你这位先生是哪里来的？”我一边迅速地把手枪上了顶膛火，一边细细打量着他。

“是江北来的，在这里教书。”年轻人很沉着地回答。

我故意问他：“你知道江北有新四军吗？”

“有。多得很！你们是……？”他也在试探着我们。

“我们是皖南突围出来的新四军。”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，并观察他的面部反映。

“这里日、伪军控制很严，不能久留。你们准备怎么办？”他慢条斯理地说。

“能找到组织，过江去最好。不可能的话，我们打算就地打游击！”

“我想法把你们送过江去！”他笑着，紧紧握着我的手。

原来，这位“先生”是江北新四军游击纵队派来的联络员，又是这里党的工委负责同志。他的任务就是专门接应突围出来的

新四军部队，接送和收容零星人员过江。

我到了地方党，就象孩子见到了娘，我们高兴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。我以这支战无不胜、攻无不克的英雄连队的名义，将我随身携带、生死与共的“白郎宁”手枪赠送给他——教书的年轻人，作为我们战斗友谊的象征，作为永恒的历史纪念。我们情不自禁地一次次握手，激动的泪花模糊了双眼。

接着，他同我们详细讨论过江的方案。

“日、伪军封锁了要隘路口，长江又有汽艇巡逻。现在只有在黄昏前分散转移，然后待机渡江。”他胸有成竹地说道。

我们根据他的意见，把十来个人分成几个战斗小组，由地下交通员从一个村庄转移到另一个村庄。最后，在江边泥埠桥附近隐蔽集结。

黄昏时，乘敌伪巡逻新驶过江后的空隙，我们登上小船，分批迅速抢渡，终于突破了号称长江天险的最后一道封锁线，到达了江北无为县。

我们这支英雄的连队，面向着浩荡的长江，向着那滚滚的洪流，怀着悲愤的心情，向皖南人民告别！同样怀着悲愤的心情从心灵深处迸发出时代的声音：

——我们一定要打回皖南去！

——向为民族解放事业献身的烈士致敬！

不久，我们这支部队编入新四军第七师，又汇入抗日的洪流，驰骋在大江南北。

纪念工农红军第一〇八团 六十周年诗二首

· 蔡 园 ·

紀念工農紅軍第一〇八團 命名六十周年

麦斜举义红旗鲜，
复地翻天六十年。
初战何关惩蠹吏，
钟山烽火正腾烟。

一九九〇年于申江

紀念參加工農紅軍第一〇八團 六十周年，用魯迅韵自勉

一身历尽险艰时，
烽火余生髮已丝。
扬子江头平雪浪，
石头城上竖红旗。
欣看大地逢春雨，
径向桃源赋拙诗。
老马离鞍应自勉，
休教“斗士”辱征衣。

1990年10月于申江

注“斗士”指“六四”风波所谓“民主斗士”。

日照青山旗帜红

——回忆抗战期间福建省委 在高阳活动片断

温学通

1943年间国民党顽固派趁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人民抗日武装队伍之际，猖狂地发起围剿中共福建省委，由于敌我力量悬殊，在省委书记曾镜冰等同志的带领下，福建省委机关于当年10月初旬由钟山乡的上湖底驻地、迁驻我县石苍乡高阳村溪南山和赤竹坑山笋楼中居住。并在这里开展了革命活动，直至一九四四年六月，才顺利地在当地革命群众的掩护下，甩开国民党80师的围攻，撤往他处。

当革命处于非常困难的时候，省委机关从上湖底迁移来高阳村，是完全有依据的，也是非常慎重地作出的抉择。

早在1942年，中共闽中游击队负责人黄国璋、蔡文焕、林汝楠三位同志就来到了仙游石苍乡高阳村，积极开辟革命根据地，进行地下游击活动。

石苍高阳，地处仙游、莆田、永泰、德化四县交界点，而且